

淫婦惡僧 殺子報

全一冊
宣講全集第九冊

導
俗
奇
書



勸
世
善
言

行

發

出版總署
圖書館
藏書
版畫皮藏庫

路年育慶重：址地



3 1761 0932 4

殺子報

石陽周去非選輯
漢口鑫文社出版

(宣)

這一段書。名曰殺子報。又名油鹽記。係一淫婦通姦和尚。其子不悅。因釀成殺子一案。近各戲班時常演唱。諒均能略聞一二。不過內中真正情形。未必盡皆清楚。茲特編成善書。宣講出來。以爲淫風最盛之處。一儆戒焉。乾隆年間。江蘇省通州城南門外。天齊廟巷內有一人。姓王。名世成。父母早以亡故。向以糶賣糧食爲業。其人處世待人。和平忠厚。生意頗爲發達。家才將近千數。惟年已卅二歲。尙未娶妻。家務無人照料。自顧隻身孤影。不禁愕然。正抑鬱間。忽有一媒婆張氏。前來對世成說道。王先生。你這好的一個。財勢又有。你做生意。裏少外多。何不娶一房家室。以爲內助呢。世成答道。我本久有此心。奈無現成人娶何。媒婆道。此地有個望門寡婦。姓徐。年已二十八歲。人品出衆。體態珍瓏。正須擇配你們這樣的人。你何患乎無其人也。世成一聽。大以爲喜。便向媒婆說道。你如代我說成。後當重謝。媒婆聽有重謝。比卽說成。世成備辦財禮。迎迓過門。果然品貌嬌娜。理家勤儉。夫婦甚是和好。世所罕有。未幾徐氏。勸世成在家貿易。不必遠去。以便夫妻相量過活。成亦從之。至一年餘。徐氏身懷有孕。十月胎滿。生下女兒一口。取名金定。再經年又產男孩一名。取名官保。姐弟二人。生得十分俊俏。聰穎異人。

暫不必講。且說光陰似箭。日月如梭。而官保已有七歲了。正要從師讀書。世成夫婦。遂將官保送入錢正林先生學中攻讀。不料天有不測風雲。人有一時禍福。世成忽然得下病來。一月有餘。十分沉重。問卜求神。概無靈效。廷醫服藥。枉費心機。看看面黃肌瘦。大有永辭人世之勢。遂囑託其妻曰。

「宣」未開言。珠淚滾。徐氏賢妻聽原因。自從那年迎接你。何等相愛又相親。初勸我。勿遠征。在家買賣度光陰。未到一年身懷孕。先產女來後兒生。至今日。將九春。金定學做線和針。兒子官保七歲整。送入學中攻書文。我夫妻。見此情。恰好同心做前程。不料病魔齊纔近。要你丈夫見閻君。求卜籤。問佛神。延醫服藥枉費心。病入膏肓無可診。陰差惡鬼不留停。我死後。不打緊。拋下賢妻靠何人。丟下兒女無人問。只有娘來少參尊。從今後。望賢妻。千萬莫把名節輕。自古紅顏多薄命。莫怨天來莫尤人。還有這。兒女門。更望賢妻好看承。你養他小他養老。休道報應無定憑。說罷了。氣上升。再往下說勢不能。我今臨危分付你。賢妻千萬記在心。○世成說畢。徐氏連忙答應道。夫君哪。你若真不能好。妾身自應立志守節。撫養兒女長大成人。決不失節。請放心。就是世成聽得此言。歡喜萬分。當許在陰暗地保佑等語。官保見他父親。氣將斷絕。也就痛哭起來。

「宣」小官保。在榻旁。自己嗟嘆好心傷。實只望。二雙親。同偕到老在中堂。撫

孩兒。入學堂。成就功名好吐揚。那幸節兒富強。也好盡孝奉高堂。只不料。七歲上。竟使老父棄了養。母子們衣食餐。再靠何人來主張。○官保哭畢。世成比卽睜眼四顧。氣絕命斷。嗚呼哀哉。徐氏見丈夫氣絕命斷。登時昏倒在地。不審人事。至半個時辰。方才甦醒。比卽分付官保。至天齊廟延請和尚。念經超度。一面將尸抬下床來。停於堂下。又撫尸大哭。

〔宣〕徐氏女。守夫旁。珠淚滾滾。哭一聲。苦命夫。兩下離分。憶生前。事父母。孝順爲本。做買賣。講公道。毫無虧心。遭不幸。二爹媽。早已喪損。只剩下。苦命夫。獨自一人。內無幫。外無助。孤單抱恨。始娶下。苦命妻。建立門庭。到於今。妻過門。方九年整。女八歲。兒七春。尙未成人。實只望。同夫君。教養兒等。萬不想。苦命夫。竟爾長分。〔夫君哪〕你一死。登了仙。還不打緊。拋別了。妻兒女。所靠何人。我這裏。叫聲天。天也不應。喊聲地。地太厚。却又無門。〔夫君哪〕你在那。陰關道。且行且等。等你妻。一路去。同赴幽冥。○徐氏哭畢。一面辦理殯殮。傷慘已極。金定亦是哭泣不已。比時官保。已在天齊廟請來和尚數名。唸經超度。日夜不止。內有一名。年輕和尚。名叫納云。年紀不過二十餘歲。俊俏非常。徐氏一見。春心大動。於是翻轉面皮。以喪爲喜。故意裝作風流模樣。大顯勾魂引魄伎倆。用全付精神。專注於納云身上。把個納云。弄得神魂顛倒。那有閑心念經。也向徐氏眉來眼去。賣弄風情。後

超度畢。靈輓亦已送上山去。納云和尚。藉討經錢到王家。徐氏迎着問道。師來此何事。納云道。討經錢的。徐氏一把拉住納云說道。要經錢。隨我來取。進了臥房。坐在床下。一時行爲愛味。談笑祕密。遂結成一對野鴛鴦。此後納云色胆包天。早晚出進王家。毫無畏忌。金定與官保已知其事。但敢怒而不敢言。一日官保放學歸家。走到前堂。不見其母。乃尋到臥房。見他母坐在床沿。懷抱納云和尚。即將和尚罵逐出門。并跪其母前。哭勸一番。

「宣」兒官保。跪母前。一言勸真。尊一聲。兒的母。細聽詳情。父在時。怎樣的。分付遺訓。要貞節。正門戶。也曾叮寧。迄於今。不多時。娘就改變。爲什麼。相與那。廟裏僧人。并非。爲兒的。敢來管整。誠恐怕。外人道。我母貪淫。再者兒。到後來。功名要緊。那時節。你孩兒。怎好爲人。這言語。我母要。仔細省。切莫作。那低三下四之人。○官保將他母親勸了一番。只見徐氏臉上。紅一陣。白一陣。咬着牙關罵道。大胆奴才。該死畜生。你不在學。讀書。你回家做甚。天下無不是的父母。爲娘的事。要你來管甚麼。你看世上許多婦女。丈夫一死。他就立時改嫁。如若爲娘仿效他人。你這畜生。何以生活。爲娘因你兄弟二人。年尚幼穉。立志在家。撫養你等長大成人。也好撐撐王家門戶。現在爲娘不另改嫁。正爲你等一人所累。你們不來勸慰爲娘。孝順爲娘。反來說長道短。拂逆娘意。似爲娘應受你門管束一般。姑念初犯。暫且饒你。以後不

准再進娘房。管問爲娘的事。如再管娘閑事。兒休想活命。官保聞聽娘言。低頭不語。只暗地傷心流淚而已。又聽他娘大聲叱道。你在此傷什麼心。流什麼淚。還不與我上學去。官保於是拭乾眼淚。移步出門。邊走邊想道。方才在家。受了母親一場教訓。皆是那該死的和尚做成的。他若不在我家。做出這般混帳事情。我何至於背罵。遂打定主意。要到廟裏責備納云。甫進廟門。見納云在內。走上走下。若有所思。就指罵曰。你剛才到我家裏幹什麼。納云曰。討經錢的。官保曰。討經錢。在我家堂屋。可以討得的。何以在我媽房裏去討呢。我對你講罷。你也不必支吾。瞞哄於我。你們出家人。在外私通良家寡婦。該當何罪。你師父知道。這廟恐不是住得成的。若是把你送至官衙。那時打你的板子。枷你的枷。還要殺你的狗頭。說着。就將納云衣袖扯住問道。你下次還去不去呢。納云曰。不敢去。官保道。你再要去。我們就去見州太爺說話。你若不去。就對我王小老子磕幾個響頭算了罷。納云見官保說得如此利害。胆顫心驚。絲毫不敢執拗。只得跪下亂磕響頭。并說以後。再到王家的門。任你怎樣懲辦。官保乃放手出廟。上學讀書。此後納云果然在廟修行。不出廟門一步。把一個徐氏在家。心緒想亂。望眼欲穿。總不見納云到來。不知有何緣故。遂叫金定備辦香燭。親往廟裏敬神。藉探納云消息。納云道。娘子有所不知。自從那日在你家被官保撞見後。他就來到廟裏。罵我一頓。要把我扭送官廳。打

我枷我。還要殺我的光頭。若非我會磕響頭。幾乎難脫。想我出家受戒之人。怎能吃得這些罪起。萬般無奈。只得修個來世。與娘子重配良緣。今生實再不敢聽命。望娘子原諒原諒。莫怪莫怪。徐氏聞聽此言。氣到萬分。又對納云說道。師父何以這般胆小。七歲小孩的言語。你就當了現行新刑律了嗎。他得罪你。你還要看在我的面上。時常去坐坐的才是。況小孩子討厭。有我管束。他又何至於怎麼樣呢。納云道。你不管束。倒還有一點。你越管越出毛病。任你如何說法。我是再不敢去的了。徐氏聽見納云。一定再不肯走去。心內十分着急。急得目瞪口呆。忽然想起一條毒計。但見金定在旁。又不好開口。與納云講。遂向金定說道。我和師父。還有語言相談。一時不得回去。你可到花園裏看看花草。等會再來。喊你一同回去可也。金定見他母親這般說法。曉得定是要害兄弟。和納云商議。還未料到要殺官保一層。遂假應聲往花園去。却仍在後面股皮縫內。偷聽他們二人講。只見他母親徐氏對納云說道。你我二人。雖非正式夫婦。也是前世註定。不無姻緣。正好從此快樂逍遙。以圖永久滋味。不料畜生官保。人小胆大。竟敢橫生阻力。使我二人。不得時常相見。從心所欲。間屬腹心。患眼中釘也。若不趕早拔去。後患何堪設想。不如今晚你到我家。等畜生睡後。一刀殺死。以免將來不方不便。師父意下何如。納云聽得此言。駭得魂不附體。啞口無言。過了半時。方才答道。我們出家人。以慈悲

爲本。戒殺爲宗。卽細微虫鳥。也不肯輕易損害。何況人乎。此事斷斷使不得的。如果娘子真正要殺。就聽娘子之便。我納云一定不去。也不幫忙。徐氏主意已定。也不免強於他。只等今晚獨自下手。後面金定聽他母與納云之言。句句清楚。不覺駭倒在地。又恐他母看見。連忙扒起。佯裝由花園走上前來。叫道一聲媽哪。時候不早。回家去罷。徐氏點一點頭。向着納云。目不轉睛瞧了一會。方才起身。攜着金定的手。往外便走。徑直向家回了。因恨官保惡氣滿胸。神魂不定。遂和衣倒床而臥。金定想起今晚。母親要殺兄弟。兄弟。尙在學中讀書。那裏曉得大禍臨頭。不如趕着母親睡時。跑往學中。送個消息。好爲躲避。也好接我王家香煙。說猶未了。不覺到了學堂。一把扯住官保。忙向避靜處所走來。官保見他姐姐行爲萬狀。連聲問道。姐姐何事。姐姐何事。金定當時傷起心來。淚如雨下。叫道一聲兄弟呀。你聽哪。

「宣」未開言來淚先落。叫聲兄弟你聽着。自從你把和尚捉。他就未嘗來家過。○官保道。就是要他不來才好。

「宣」他不來家猶還可。只是母親把急着。今天到廟燒香火。提起兄弟恨的多。說你不該機關破。不該要他把頭磕。不該說把官司播。還要他的頭來落。○官保道。他在我家裏糊開。我就要告他。○「宣」母親聽了牙咬破。足亂跌來手亂搓。一時毒計從心過。就是要你見閻羅。

議定今晚將你剝。他好永久圖快活。這是爲姐後面躲。偷觀竊聽的的確。我想父親早亡過。王家惟你根一柯。後來也好結香火。母親不得受奔波。若是將你用刀剝。王家豈不斷了柯。頃因母親倒床臥。特來送信好商磋。或是跑來或是躲。不知弟意又如何。○金定哭畢。駭得官保昏倒在地。半時方醒。扯着金定說道。這便如何是好。金定說道。兄弟呀。你趕快與先生商量。求他老人家。設法救你就是。怕母親知道我來送信。連我也不得干休。我還要早回去了。說罷就出了學門回家。只見母親臥猶未起。不覺轉憂爲喜。再說官保聽他母親今晚要殺他。只是啼啼哭哭。心體俱戰。雖已放學。究不敢照常回家。先生便問道。官保。他們都回去了。你何以不回去呢。莫非他們那個欺了你麼。打了你麼。你說來。我懲辦他們就是。官保見先生問他的緣故。遂下位來。向先生跪地哭訴。

「宣」官保跪地珠淚滾。尊聲先生聽詳情。今年吾家遭不幸。家嚴一病命歸陰。家母囑咐把僧請。日夜念經好超生。和尚納云太癡蠢。他在我家起淫心。我母被他把節損。他便來往不怕人。學生撞見心惱恨。罵趕出門本是眞。一連數日未來混。母親發急去齋神。商量定計把我整。今晚定要殺我身。方才姐姐來送信。因此不敢回家門。還望先生施惻隱。救我性命感你恩。○先生聞聽官保這些言語。比時想道。天下那有這樣奇事。心裏甚是不信。然見官保哭得傷

心慘目。又不能不安慰他一番。遂叫道：「一聲兒哪。你不要傷心。我送你回去。在你母親面前討個人情就是。」一面說一面就將官保的手攜着。出了學堂。走到王家門首。叫官保先進去稟報一聲。隨後進來。與徐氏分賓坐下。開口說道：「東家奶奶。官保因甚冒犯於你。怕你責打。不敢回家。我特將他送回。講個人情。務請看我分上。饒恕他罷。」徐氏答道：「先生說的那裏話來。自他父親去世。只留下這塊骨肉。何等稀貴。深恐外人凌辱於他。摧殘於他。我更何忍無故責打。有勞先生過慮了。」就叫官保過來。謝謝先生。官保便向先生下了一跪。先生一把扯起說道：「你還是過去謝謝你母。并對徐氏說道。好嗎。我看令郎區區年紀。伶俐異常。上學讀書。又甚勤敏。吾愛之勝如己子。東家奶奶。情關骨肉。自然格外鍾愛。何忍心怨打呢。這是我多事了。說罷。就拱手辭去。徐氏叫官保隨送先生。官保遵命送出。叫道：「一聲先生哪。將才你老人家和我母親講的人情。我母親說得非常之好。恐係口蜜腹劍。敷衍先生之語。我還是跟先生到學裏去罷。」先生道：「你不必如此胆小。你母親說得明白。決不責你。你轉去。明天上學就是。」官保轉來。總不放心。又趕叫先生說道：「先生哪。時才在家。姐姐拉我到廚房看菜刀。只見那把菜刀。磨得非常快利。誠恐學生今晚不免於死。還是求先生帶我去罷。」先生道：「兒哪。自盤古以來。沒有親娘謀殺親兒之事。即令你母先有此心。已經准了我的人情。當然不敢殺你。難道就不怕

人告他麼。他就不怕王法嗎。你轉去。我包你無事就是。官保轉來。仍然放心不下。傷心痛哭。又趕上幾步連叫幾聲先生哪。先生哪。你看我母親。面帶殺氣。十分兇惡。比往日大不相同。恐怕今晚定要殺我。先生不帶我去。我將逃往別方。再是不敢回家的了。先生見官保流淚滿面。即用右手摸他的頭。用左手衣袖揩他的淚。安慰他道。兒哪。依我看來。決不會有這種情形。你若不回去。逃往別處。你母豈不問我要人。那是萬不能行的。我與你約。如今夜果有此事。你當然明天不得上學。我就替你根究。代你伸冤就是。你儘管放心回去罷。言畢淚下。官保見先生允許代他伸冤。遂向先生下了一跪。拭乾眼淚。轉回家來。至夜深亥時。始同姐姐一床就寢。誰知。死生真有命。最毒婦人心。徐氏果然。就要動手。即將菜刀持在手中。闖進房來。右手舉刀。左手抓住官保髮辮。厲聲叱曰。你還到廟裏去罵人不。嚇得官保金定。魂飛天外。魄散九霄。同聲叫道。媽哪。娘呀。饒我們的小命罷。金定雙手揪住他母的右手不放。官保只是跪地痛哭。

〔宣〕官保當時魂不定。雙膝跌跪地埃塵。傷心流淚痛難忍。狠心媽媽口內稱。從今不把氣來逞。即將和尚當父親。我到廟裏將父請。當面磕頭陪小心。而今而後把孝盡。請安問膳定晨昏。自古虎狼心最狠。他也不傷小兒孫。況父在時患了病。也曾對母細叮寧。叫你撫養兒女等。隨時愛護要小心。於今母要害

兒命。陰府怎好慰父魂。倘若母親有了病。誰作煎湯送藥人。抑或母親有傷損。披麻帶孝誰肯行。兒的言語如此盡。忍與不忍任母親。○徐氏此時見官保哭得甚是悲痛。言語想極可憐。不覺忽然心痛。手下刀落。似不能下手一般。思量片刻。仍將菜刀拾起。指着官保罵道。此子不殺。難免後患。顧不得這些那些。咬着牙關。揪住官保。使力亂斫。金定也扯不住。只見人倒頭落。血流滿地。徐氏母女一齊昏倒。過了半時。金定方醒。抱着官保的頭。放聲痛哭。徐氏醒來。止住金定道。你不要哭。如再哭。我照你兄弟一樣過刀。你趕快將油鏊搬出。把這尸首剝塊存放。金定果不敢哭。即將油鏊提出。拿刀亂顫。刀即墜地。叫道一聲媽呀。我動手不下去。徐氏道。你這無用東西。站過去。待我來動手。就是。即將菜刀搶過手去。照尸亂斫幾下。分成八塊。叫金定檢放油鏊內面。金定檢一塊哭一聲。心裏怨娘已極。究不敢明現於面。拾畢。抬放床下。徐氏又囑金定說道。以後無論何人追問。只說兄弟已往舅家去了。不准胡言亂語。如敢胡說。走漏風聲。我就照你兄弟一樣。金定何敢違拗。連聲答應是是。斯時東方已赤。日上三竿。正林先生見諸生均已到齊。惟有官保一人未到。心內早吃一驚。暗想道。天下竟有這樣怪事。當真把他的親生兒殺了嗎。等到下午。官保仍未上學。先生越是發急。遂差兩名學生。前去喚他上學。這兩個學生。奉了先生之命。來至官保家中。叫道一聲王奶奶。你家官保。因何不

上學呢。徐氏答道。官保往他舅家裏拜生去了。等他回來。叫他上學就是。兩個學生比卽回學。稟復先生。先生聽說。愈加疑惑。深恐官保被殺。乃自說道。如果真有此事。我就犧牲秀才。決不與這賤人罷休。再過三日。仍然不見官保上學。只急得先生長呼短嘆。頓足搥胸。心內七上八下。若有所失。就親到王家。探訪真假。徐氏見先生到來。卽忙站起說道。先生請坐。先生坐下。開口問道。請問東奶奶。官保那裏去了。因何幾日不見上學。徐氏答道。他往舅家裏拜生。尚未回來。想係舅父留住幾天。不消說也。先生道。令兄徐光中。與我相好有素。我知他是正月生期。於今過了大半年了。還去拜的什麼生呢。這話恐怕不確得很。徐氏答道。先生不能知道。舅父的生。本已過了。這是舅母的生期。難道我還有什麼事。瞞哄先生嗎。先生道。這也難怪。但令郎聰敏伶俐。吾愛之。勝如己子。幾日不見。頗難放心。吾必親往徐家。探問消息才好。徐氏聽見先生。要往徐家探問虛實。不免機關漏洩。登時變臉說道。我家的兒子。走我家的親戚。你不坐你娘的館。要你管人家的什麼閑事。先生聽見徐氏發怒。想是官保被他殺了無疑。而無憑無據。不好遽然與他理論。只得起身告辭出來。進南門。直望東門走來。要到徐姓問個明白。東門未到。卽遇光中於途。握手問曰。令外甥官保。在府上住了數日。君既進城。何不就便帶回。光中答道。官保許久未至舍下。予正不知他母親近況如何。特進城一探。叫我帶誰

進城呢。先生此時驚疑萬分。沒有閒心答話。匆匆告別。轉回家來。恨氣滿胸。憂形於色。師娘見之驚問道。夫君往日在家。和顏悅色。今日自外歸來。何以這等模樣。先生嘆口氣道。夫人有所不知。聽我道來。

「宣」先生開口將言論。尊聲娘子聽原因。只因學生官保等。在家捉獲母奸情。他姐金定來送信。要把官保性命傾。是我送他把情講。官保送我出門庭。跪求於我珠淚滾。說來鐵石人聞也傷心。說他如若傷損。明天不得上學門。求我念在師生分。替他告狀把冤伸。今不見他幾日整。想係被殺果是真。我曾伊家去打聽。詎料徐氏說不明。言語混來態度惡。官保一定命無存。我看此子來學聖。既不啣氣又聰明。臨別跪地求惻隱。叫我代他把冤伸。今既知他傷了命。叫我如何不傷心。○師娘道。夫君不必如此。聞聽人言。現任州令荆大人。清如水。明如鏡。受理民間訴訟案件。概係秉公處斷。毫無一點私徇情事。何不具狀前往控告。以伸官保之冤乎。先生被其師娘。數語提醒。比卽拭干眼淚。走至教席。磨墨濡筆。繕具稟詞。至夜深方才就緒。乃和衣而臥。只等天明行事。不料心中有事。臥在床上。翻來覆去。總不成寐。而雞鳴已息。又是一天。連忙起床。整束衣履。收檢稟詞。直向州衙奔來。正值判令堂訊訟案。正林立等訟案訊畢。卽將詞狀當堂遞上。站立案旁。州官接詞。從頭至尾。細閱一遍。就問誰是錢正林。先生應曰。生員在。州官怒道。自古以來。未聞有親兒被親娘謀殺。

之事。爾之所告。又無憑據。毫不近理。本州初上任時。訪得城內城外。多有生員。包攬詞訟。殊屬痛恨。已極。若不從嚴懲治。何以驚刁風。而戒訟氣。即將正林收所看守。聽候查明。呈請單辦。判畢下堂。一班牙役。就將正林推入所內。正林只得長嘆一聲。冤枉罷了。次日師娘見先生進城告狀。尚未回來。心內十分着急。甚是就心等至傍晚。仍不見回。心裏愈加憂慮。乃立定主意。進城一探。說着。不覺到了州衙門首。便問那些守衛。衙役道。諸位可知。錢正林先生之事麼。衙役答道。此人在此胡亂告人。已經老爺將他收押。師娘聽了。大吃一驚。就求他們引見一面。內有一名看役說道。你要見。就隨我來。把他引至正林面前。夫妻相見。放聲大哭。師娘問道。夫君爲人伸冤。光明正大。何以呈詞一遞。就被收押呢。正林說道。州令說我無憑無據。妄行誣控。是以將我收押。一俟查明。再行核辦。望賢妻在外。過細查訪。如有證據。自得釋放。再着今日不早。不能進城。明天備點飲食。連同被臥。一併送來。以便應用。你趕早出城回去罷。師娘含淚退出。却說官保被殺身死。陰魂不散。又聞先生爲他伸冤。被押。要去衙門安慰一番。藉以託夢。比卽架了一陣陰風。飛至先生面前。跪地訴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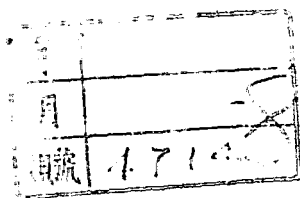
〔宣〕小官保。到尊前。跪地哭訴。尊一聲。我先生細聽根由。自那日。送先生一路行走。回家去。至半夜。睡在床頭。我母親。磨了刀。將要動手。是學生跪

在地。合掌叩頭。那時節。母親。猶如醉酒。哭不醒。叫不應。火上加油。持菜刀。捲衣袖。就把兒扭。刀斫下。血噴出。墜落兒頭。將尸身。剝八塊。油鑊莊就放。只在臥房內。床鋪裏頭。可憐我。死得苦。冤魂不走。日間痛。夜間苦。越憂越愁。又聽得。老先生。代把冤訴。怒腦了。州太爺。入了牢囚。急得我。小官保。才把衙走。架陰風。到這裏。好把夢投。我說的。皆實情。一言不苟。求先生。要記在。心窩裏頭。說罷了。架陰風。抽身便走。怕的是。雞鳴了。難出牢囚。○官保陰魂去矣。先生忽然驚醒。叫道。官保。你來。我與你講話呀。連叫數聲。不見官保聲應。方才曉得是做夢。於是從頭一記。點點不錯。也就傷痛一番。至早飯後。師娘將先生所要物件。一齊送來。先生收過。就對師娘說道。好了。好了。不要緊了。我的冤枉。可以伸出來了。師娘問道。這是何故。先生曰。昨夜三更時分。余正朦睡。只見官保。戚然而來。說他被殺慘狀。尸首分成八塊。放在他母床下。油鑊內面。求我照此再告。定可伸冤。我就依樣再遞一詞。自有水落石出之日。豈不好了嗎。師娘贊成。比舉不表。且說州官荆大老爺。自將錢正林收所之後。常以此案。懷望心間。正在簽押房。悶悶不樂。忽見收發師爺手捧一狀。走進房來說道。錢正林又遞一狀來。請一閱之。州官接過一看。大驚失色。奇乎怪哉。本州昨晚也得此兆。此中必定有些緣故。非親自出衙私訪。不能得其真相。於是扮作算命模樣。獨自出城。直向天齊廟走來。途中遇

一搖鼓貨郎。口中說道。於今世上幾多冤枉。先生爲學生伸冤。官不救倒也罷得了。反將先生押起來了。真是豈有此理。州官聽得貨郎。如此說法。連忙趕上前去。問道老哥。這件事情。你怎見得有冤枉的呢。貨郎答道。我十回賣貨。就有九回撞見納云和尚。出進王家。有無姦情。不言可知。且有一日路過廟門。納云向我購買胭脂水粉。頭繩足帶。我問他送何人。他不肯說。有一小僧在旁笑道。他是買與徐大娘的。其通姦徐氏。尤爲明顯。通姦既實。而官保遍尋不見。非姦夫姦婦謀殺而何。這位糊塗狗官。不查實在。不問明白。將先生收押。眞冤枉也。說畢卽去。州官也不向下問。就到天齊廟來。見一少年和尚。年約二十餘歲。表面生得極爲縹致。料係納云。便拱手問道。師父法名是那兩個字。和尚答道。小僧納云是也。州官一聽。果是納云。卽故意駭他道。兄弟算命兼看相。向來甚準。今看師父之相。卽刻大禍臨頭。不知信否。納云比時暗想。徐氏爲他殺了官保。錢正林又爲官保告了冤狀。莫非就是這事發覺不成。乃答道。先生何以知之。州官道。我的命談生死。相定終身。不知禍福。敢吃江湖飯嗎。納云道。請問先生。就算小僧大禍臨頭。可有解法沒有呢。州官道。解法却有。但我不知禍之原因。不敢誇口。蓋禍福之來。概由自作。如你自知禍之原委。無妨直說出來。我就可以解化無事。不說就不能免禍。請自酌之。納云。正在思索。想說又不敢說。不說又怕不能免禍。州官故意急他道。我

的相命。非常之忙。不能在此久候。你若不說。不惜一死。我亦不替你解。卽往他去。言畢起身就走。納云一把拉住他道。先生稍坐一下。我就說來。但這事爾萬不能洩漏的。州官道。我們出門人。與你出家人一樣。也是要行方便的。況洩漏你事。於我何益。請快說。不必過慮。納云見州官說得如此之好。諒無緊要。遂將通姦徐氏。謀殺官保。剗成八塊。存放油鑊之事。一一說出。并卽跪在先生面前。求他詳化。州官聽了。哈哈笑道。好話哪。我的相法。向來很靈。未必今天就走了眼嗎。你這個小事。何不早點說來。還怕什麼呢。你今天下午申酉時間。口啣茶鹽一勺。穀米七粒。燈草七根。至酉時盡。方才無事。說畢辭去。一路想道。果然出了這樣怪事。與夢中官保之言。絲毫不爽。若非私訪清楚。幾乎革了正林秀才。冤枉定了正林的罪犯。看起來。凡事當以小心審慎爲主。思量未已。不覺回了衙門。當卽親放正林先生。安慰數次。並囑候衙聽審。一面差了衙役多名。手持火簽火票。並將徐氏納云金定。及官保尸體。一齊拘拿到案。州官坐堂先點徐氏。次點納云。大聲罵道。你們大胆姦夫姦婦。何時通姦。怎樣殺子。一一訴來。免動大刑。徐氏納云。初猶不肯直供。你攀我扯。一個說不知。一個說沒有。州官大怒道。不動大刑。諒是不肯招的。呼喚左右。抬大號夾扛來。緊夾起來。夾得徐氏納云。死而復生。同聲叫道。大老爺哪。小人們有招。州官道。我也不愁你們不招。

〔宣〕徐氏女。跪案前。從頭細稟。尊一聲。州太爺。細聽真情。多只爲。奴的夫。短命喪損。拋下我。徐氏女。好不傷心。小納云。在我家。超度夫命。我愛他。年紀輕。才結姦情。兒官保。撞見了。他來管整。因此上。殺了他。命見閻君。刺八塊。灌油鹽。床底下。這是。我。殺兒子。一片真情。論王法。娘殺兒。無甚要緊。望太爺。釋放我。好度光陰。（納云供曰）小納云。雙合掌。將情奉上。尊太爺。坐堂上。細聽端詳。我出家。本要以。清靜崇尚。吊膀子。扎妍頭。實犯佛章。該因是。徐大娘。請把經講。我看他。生得好。變了主張。自那日。討經錢。他對講。要與我。結一對。野合鴛鴦。年輕人。見好色。如何不想。晚進去。早出來。未把人防。殺官保。他一人。我沒主掌。刺八塊。放油鹽。也不在旁。供招了。望太爺。將我開放。從今後。再不敢。滋味來嘗。○徐氏納云。二人供畢。併在供單上面。各畫一押。州官就叫左右。將他二人。綁赴法場。一起開刀。也將二人尸首。分成八塊。共一十六塊。懸掛各城。布告示衆。並令金定。許配正林先生之子。卽由正林領回撫養。長大成婚。至徐氏所有一切財產。除厚葬官保尸首外。其餘概歸正林先生執掌。州官判畢。先生與金定。均跪地叩謝出衙。一時觀衆之人。無不拍掌稱快。這是殺子報始末情形。大概如是。世之男女。要以徐氏納云爲戒。而以錢正林夫婦爲法。代學生伸冤。後來發達無邊。



本局新刊宣講全集

石陽周去非選輯。漢口鑫文社出版

重慶青年路三十九號大同書局發行。全國各

1	滴血成珠	6	一口血
2	騙債失子 附 恩報母	7	雙槐樹
3	五子哭墳 附 不孝 遇雷	8	金玉滿堂 附 善心
4	蛛絲紅 附 妒淫 登報	9	殺子報
5	嫁嫂失妻 附 弟道 可風	01	白鷄 不孝

09.96

歡迎大批購銷批特價別低廉